

# 旷野呼告

〔俄〕列夫·舍斯托夫 著

КИРГЕГАРДЪ  
И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ЛЕВЬ ШЕСТОВЪ

根据巴黎1939年版译出

旷野呼告

——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

〔俄〕列夫·舍斯托夫 著

方珊 李勤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375 印张 176千字

1991年3月北京第1版 199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80053—831—1/B·038

定价：4.70元

## 目 录

作者序：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 1 )
第 一 章 约伯和黑格尔·····	( 23 )
第 二 章 肉中刺·····	( 33 )
第 三 章 摆脱伦理·····	( 42 )
第 四 章 伟大的诱惑·····	( 53 )
第 五 章 信仰的移动·····	( 60 )
第 六 章 信仰和罪·····	( 68 )
第 七 章 恐惧和虚无·····	( 79 )
第 八 章 天才和天命·····	( 89 )
第 九 章 知识就是堕落·····	( 100 )
第 十 章 残酷的基督教·····	( 109 )
第 十 一 章 恐惧与原罪·····	( 118 )
第 十 二 章 知识的权力·····	( 126 )
第 十 三 章 逻辑和雷霆·····	( 134 )
第 十 四 章 伦理的自治·····	( 149 )
第 十 五 章 被奴役的意志·····	( 157 )
第 十 六 章 上帝是爱·····	( 167 )
第 十 七 章 克尔凯郭尔和路德·····	( 178 )
第 十 八 章 绝望与虚无·····	( 187 )
第 十 九 章 自由·····	( 198 )
第 二 十 章 上帝和强迫的真理·····	( 211 )

# 作 者 序

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sup>①</sup>

## 1

你们当然不会希望我在短短的一个钟头里，详尽论述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这一复杂而艰难的武题。因此，我限制了自己的任务：我将要谈的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是如何理解原罪或者论述思辨和启示的真理，因为这是同样的问题。不过，应当预先说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连他们对人的堕落观点和议论，也未必会得到满意的充分阐明，至多只能是概述而且是粗线条的：为什么原罪吸引了这两位十九世纪超群绝伦的思想家的注意力？顺便说一下，通常以为；尼采很少谈论《圣经》；但陷于罪孽的课题是他全部哲学理论的轴心或者枢纽。尼采主要的基本议题是苏格拉底；但认为，苏格拉底是颓废派，也就是说，主要为堕落的人。并且他也认为，苏格拉底的堕落在于历史——尤其是哲学史——总被视为并且开导我们将历史视为他的最伟大功绩：他对理性和为理性所获得的知识具有一种无限信任。当你看到尼采关于苏格拉底的沉思时，你就会经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圣经》关于禁树的传说和引诱者令人神往的话：你将知道善恶。克尔凯郭尔对我们谈论苏格拉底比尼采谈论更多、

<sup>①</sup> 1935年5月5日在巴黎宗教一哲学学院所作的报告。

更坚决。这一点尤其令人惊异，那就是对于克尔凯郭尔说来，苏格拉底是直到所谓“圣书”即《圣经》这部神秘莫测的书出现在欧洲地平线之前的人类历史上最卓越出众的人。

陷于罪孽从极为遥远的年代起就开始烦扰人类思维。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尘世间并非一切都尽如人意，甚至极不如意：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来说，“在丹麦王国里有些肮脏”。人们作出了巨大而紧张的努力，以便阐明这种不幸是来自何处。现在就应当说明，希腊哲学正如其他民族的哲学一样（包括远东民族的哲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我们在“创世纪”的叙述里看到的答案截然相反。最早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之一——阿那克西曼德<sup>①</sup>在他身后保存下来的残简中说：“根据必然性，单个生物的生是从哪里来，他们的死也就从那里来。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受到惩罚，并且由于自己的渎神行为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报复。”阿那克西曼德的这一思想贯穿了全部古代哲学：单个事物，当然主要是活的生物并且大多是人的降生算作是渎神的敢作敢为，他们的死亡和毁灭就是对此的公正报复。生与死的观念是古代哲学的出发点（我重复一遍，它纠缠不休地在宗教创始人和远东哲学面前萦迴）。在各个时代和不同的民族里，人的唯一思想似乎在决定命运的必然性面前着魔而徘徊不前；而必然性给世界带来的是与人的诞生紧密相联的可怕的死亡法则，并力图毁灭已经产生与正在产生的一切法则。在人的存在本身里，思想启开了某种不应当、恶习、疾病、罪孽；与此相应的是，智慧要求根除那种罪孽，也就是弃绝具有开端并注定拥有不可避免的终结的存在。希

---

①（约公元前 611—546 年）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哲学家。他认为一切存在物的始基和元素是“无限”——译注

腊“卡塔西斯”(即净化)的根据是认为,意识和证实生者必死的直接材料给我们启示了亘古永恒、始终不变和永远不可战胜的真理。现实而真正的存在(ὄντως ὄν)应当不是在我们这儿,也用不着我们去寻找,而是在那生死规律的权力的终结处,也就是在那没有生的因而也就没有死的地方。思辨哲学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好象觉得,聪慧的视觉所看到的一切产生和受造的东西必然死亡的规律,永远是存在本身固有的:对于这一点,希腊哲学竟同印度教徒的智慧一样不可动摇地确信不疑,而与古希腊人和印度教徒相距有几千年之久的我们。也同样不能从这种最自明的真理的支配下挣脱出来,好象最初发现和证明了它的人们一样。

在这方面,只有“圣书”才成为神秘莫测的例外。

书中讲述的东西与人们用自己聪慧的视觉所发现的东西直接对立。我们在“创世纪”的一开首就看到,一切都是造物主创造的,一切都有开端;然而,这不仅不是存在的残缺性,不足性、缺陷性和罪孽性的条件,而相反,却是宇宙里一切可能的善美的保证。换言之,上帝的创造行为是一切善美的唯一源泉。在创造的每天傍晚,主一边瞧着被创造物,一边说“至善”。在最后的一天,上帝回顾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明白一切都是至善。无论世界还是人类(上帝赐福于他们)都受造于造物主。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完美无缺并且毫无瑕疵: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既不存在恶,也不存在恶之源——罪孽。恶和罪孽是后来出现的。它们来自何处?《圣经》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一定的答案。上帝在伊甸园里的各种树之间,种植了生命之树和善恶知识之树。他对第一个人说:一切树上的果子都能吃,但是知识之树的果子不能接触,因为一旦你接触它们,

你马上就会死去。然而，诱惑者在《圣经》里名为蛇，它比上帝创造的一切动物更狡猾。它说：“不，不会死的，而且会使你们睁开双眼，还会象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人接受了诱惑，尝了禁果，于是他的眼睛睁开了，并且懂得了善恶。他看到了什么？他又懂得了什么？他看到的正是希腊哲人和印度贤明所看到的：上帝的“至善”不能自圆其说——在被创造的世界里，并非一切都是善；在被创造的世界里，也正因为它是被创造的，不能不存在恶，而且是难以计数的恶和难以忍受的恶。我们周围的一切——意识的直接材料——都以不容争议的明晰性证明了这一点；只要“睁开双眼”，看看世界，只要“知道善恶”，就不会作出相反的判断。从人“知道善恶”的时刻起，罪孽就与“知识”一起进入了世界，而恶是紧随在罪孽之后的。《圣经》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象古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罪孽从何而来？与罪孽联在一起的生活恐惧又是从何而来？存在中有否罪恶？存在作为被造物，尽管由上帝创造，具有开端，在亘古永恒、不受任何制约的法则支配下，必然为许多不完善之处所困扰，它们将导致存在的灭亡，或导致“知识”、“睁开的双眼”以及“聪慧的视觉”里的罪孽和恶，也就是来自禁树之果的罪和恶。过了数百年，上个世纪集欧洲二十五个世纪思想之大成者、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毫不动摇地深信：蛇没有欺骗人，知识之树的果实是一切未来哲学的源泉。应当立刻说明：黑格尔的说法在历史上是对的。知识之树的果实确实成了哲学之源，一切未来时代的思想之源。不仅是同《圣经》相异的多神教的哲学家，而且承认《圣

经》是受上帝启示之书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哲学家，都想要成为知道善恶的人，并且都不赞同弃绝禁树之果。对于（亚力山大的）克雷芒<sup>①</sup>（三世纪初）来说，希腊哲学是**第二本旧约**。他断言说，假若能够把 ΓΗΟΖΙΣ（也就是知识）与永恒的拯救分开的话，假如让他去选择的话，他选择的将不是永恒的拯救，而是 ΓΗΟΖΙΣ（知识）。全部中世纪哲学就是朝这一方面发展的。在这方面就连神秘主义也不例外。著名的《德意志神学》的佚名作者断言，亚当就是吃了二十个苹果，也不会有任何不幸。罪孽不是从知识之树的果实中而来；因为知识不可能带来任何丑恶的东西。《德意志神学》的作者对知识不可能带来恶的信念从何而来？他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显而易见，他没有想到可以在《圣经》里去寻找真理和发现真理。只应在理性本身中寻求真理，只有理性承认为真理的才是真理。蛇没有欺骗人。

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出生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只是克尔凯郭尔死于四十三岁，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十岁<sup>②</sup>，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开始创作时，他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文学活动），并且都生活在黑格尔主宰着欧洲思想界的时代里，当然，也就不能不感受到自己完全处于黑格尔哲学的支配之下。确实应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也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任何一本书——这正与谙熟黑格尔理论的克尔凯郭尔相反——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哲学思想有一种异常的敏感，别林斯基的朋友们从德国带来的东西足以

①（约公元 150—约公元 215）生于雅典，基督教神学家。力图将希腊哲学入道主义同基督教信仰融为一体。——译注

② 克尔凯郭尔生于 1813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 1821 年，因而克尔凯郭尔年长陀思妥耶夫斯基八岁——译注



使他对黑格尔哲学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就是“辍学的大学生”别林斯基本人——当然，他在哲学上远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高瞻远瞩——也正确地感受到，并且不只是感受而且还词语恰当地表达了他在黑格尔的学说里不能接受的一切，也就是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不能接受的一切。援引别林斯基一封著名的信的片断：“假若我能达到梯形发展的顶层——我在那儿也会恳求您对生活 and 历史条件的一切牺牲，对偶然性、迷信，菲立普二世的严刑拷问等等的一切牺牲作出解释，否则，我会从顶层倒栽葱似地跳下来。我不想要幸运和天才，假若不是心平气和地涉及到我们血缘兄弟中的每一个的话”。……不必说，假如黑格尔有可能来看别林斯基这寥寥数语，那他也只会轻蔑地耸耸肩称别林斯基为野蛮人、野人、不学无术之人。虽然，他没有领略知识之树的果实，因此也不会想到存在着确定不移的法则，它规定了一切，即他狂热辨护的人都有开端，也应当有终结，没有必要要求任何人对生物作解释，它们是有限的，不应当有任何保护和防卫。不仅第一对堕落的偶然牺牲品不应当去保护和防卫；就连象苏格拉底，乔尔丹诺·希鲁诺<sup>①</sup>和许多其他这样伟大、最伟大的人、贤明的德行端正的人，也被历史进程的车轮无情地辗碎了。仿佛他们是无生命物体一样不屑一顾。精神哲学之所以是精神哲学，正因为它善于高踞于一切有限和暂时的东西之上。而且相反，一切有限和暂时的东西只有不再操心自己的毫无价值，因而也不值得任何关注的利益时，才参与精神哲学。黑格尔也许会这样说

---

① (1548—1600年)意大利哲学家、诗人，被控宣传异端而被宗教裁判所在罗马处以火刑——译注

——他也许会借助《哲学史》一章解释道，苏格拉底应该饮鸩而死，这不会有任何灾难：一个老态龙钟的希腊人一命呜呼——值得为这件区区小事大声喧嚷吗？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它只能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哲学家，也就不能以聪慧的视觉去谙识事物之本质。甚至，谁要对此视而不见，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他就无权认为自己是笃信宗教之人。因为一切宗教尤其是绝对宗教——黑格尔就是这样称呼基督教——用圣像给人启示的东西，不比思维的精神自己看到的存在本质更完善。他在《宗教哲学》里说道：“因此，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内容不是由历史，而是由哲学来证明的”（也就是由《圣经》的故事来证明）。这就意味着，只有当思维的精神承认《圣经》与那些它自己发掘到的，或如黑格尔所说，从自己汲取到的真理相吻合时，《圣经》才可能被接受。其它的一切都应当摒弃。我们已经知道，与《圣经》不同，黑格尔的思维的精神从自身中得出蛇没有欺骗人，禁树之果也给我们带来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知识。同样，思维的精神还摒弃《圣经》里叙述的不可能和奇迹。通过下面的话，可以看出黑格尔多么蔑视《圣经》。他说：“在加利利的迦拿的婚礼上，来宾们得到了多少酒，这完全无关紧要，谁的瘫痪的手痊愈了，也同样纯属偶然：数以百万人的手仍瘫痪着，肢体仍残缺不全，任何人也不能治愈他们。可《旧约》里说，在出埃及时，犹太人门口标上了红色的记号，以便让主的天使识别。这种信仰对精神没有任何意义。伏尔泰<sup>①</sup> 最尖

---

① (1694—1778年)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法国作家，启蒙运动哲学家，自然神论者。有哲理小说《天真汉》《老实人或乐观主义》等。撰写过《哲学书简》《哲学词典》等——译注

刻的讽刺就是针对这种信仰的。他说，上帝没有很好地教会以色列人不朽的灵魂，反而教诲他们怎样去打发自然需求（*aller a la selle*）。这样，厕所就成了信仰的内容。”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以嘲弄和蔑视的口吻对待《圣经》，并且接受的也只是《圣经》中的那种可以在理性认识面前“证明是正确的”东西。黑格尔不需要“启示”的真理，更确切点说是他不接受它们，或者也可以说，他把他自己的精神为他揭示的东西当作是启示的真理，某些新教神学家同黑格尔不谋而合，也对这一点恍然大悟：为了使自己与他人不为宗教启示深奥莫测的神秘性所困惑不解，他们宣布一切真理都是启示的。希腊语的真理是 *ἀλήθεια* 这个词派生于动词 *ἀ-λυνθάνω*（稍稍开启），神学家摆脱了令文明人困扰不安的承认《圣经》真理的特权地位的义务任何真理正因为它是真理，启开了某种在遮蔽之前所存在的东西。在这方面，《圣经》真理也不例外，也没有对其它真理的任何优越性。真理能在我们理性面前证明多少，能为我们“睁开的双眼”看到多少，才能被我们接受多少。不必说，在这种条件下就不得不弃绝圣经故事的四分之三，而剩下的部分要解释成这样，以免理性从中发现任何侮辱性的东西。（黑格尔中世纪哲学家也一样）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最伟大的权威。他的《哲学全书》以长篇（原文，用希腊文）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在形而上学中论“*ἡ θεωρία το ἄρμότον καί το ἡδιδτον*”的话结尾，这段希腊文意为：“静观是最美好和最幸福的”。在这一全书第三部分的开端，他在《精神哲学》开首的条文里写道：“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书是现在有关这个问题思辨性质最优秀的唯一著作，精神哲学的重要目的或许只是为之把理念概念引进精神认识，因此，启开之通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途

径。”无怪乎但丁<sup>①</sup>称亚里士多德为 *il maestro di coloro chi sanno* (有知识的人的导师)。谁想要“知道善恶”，他就应当步亚里士多德之后尘。不仅把他的著作——《灵魂论》、《形而上学》、《伦理学》——如(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所说，看成第二本“旧约”，而且看成第二本“新约”：把它看成《圣经》。他是那些想要知道和正在知道的人之唯一导师。黑格尔一直被亚里士多德感奋不已，在《宗教哲学》里郑重其事地宣称：“基本思想(基督教)是上帝和人的本质的统一体：上帝成了人。”或者在另一处地方，即论述“精神王国”的一章中说：“个体应当充满上帝和人的原初的本质统一体的真理，他在基督的信仰里理解了这一真理。对于他来，上帝已经不是彼岸的了。”这就是“绝对宗教”给黑格尔带来的一切，他欣喜若狂地援引埃克哈尔特<sup>②</sup>(从他的说教里)大师的话，也同样是安格鲁斯·吉勒鸠斯<sup>③</sup>的话：“假若没有上帝，也就不会有我，假若没有我，也就不会有上帝。”因此，绝对宗教的内容解释并且提升到这种水平，即许诺我们始祖，“知识”会使之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圣经》之蛇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达到的水平。无论何时他也没有想到，在这里隐藏着可怕的、致命的堕落，“知识”并未把人与上帝等量齐观，而是使人脱离上帝，把他交给僵死和正在僵死的“真理”支配。我们记得，《圣经》的“神蹟”，也即上帝的万能已被黑格尔轻蔑地否弃，因为，正如他在另一处地解

---

① 但丁(1265—1321年)意大利诗人。代表作《神曲》是一部中世纪诗体的百科全书，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译注

② (1260—1327年) 密斯捷尔·埃克哈尔特。通称埃克哈尔特大师。德国神学家、神秘主义宗教运动领导者。在巴黎、科隆教神学，并在巴黎加入多米尼克教派。死前被宗教裁判所传讯。——译注

③ 安格鲁斯·吉勒鸠斯(1624—1677年)德国宗教诗人，神秘论者。——译注

释道：“不能要求人们去相信，在一定文化教育水平上还不能相信的事物：这种信仰就是信仰有限和偶然的，那不真实的真理。因为，真实的信仰不具有偶然的内容。”与此相应，“奇迹是对现象的自然联系的暴力，因此也是对精神的暴力。”

## 2

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时，我不得不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上作了一些停留。前者是不知不觉的，后者则完全是有意地把战胜作为欧洲思想发展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体现的思想体系，看成是自己生存的使命。对于黑格尔来说，割裂现象间的自然联系意味着造物主对世界的主宰和万能，这是无法忍受和最可怕的思想：这就是“对精神的暴力。”他讥笑《圣经》故事——它们全部都属于“历史”，侈谈一个希望生活在精神和真理之中的人，应当摆脱“有限”。他把这一点称为宗教和理性的“调和”，因此，宗教通过哲学获得证明，而哲学在纷繁复杂的宗教理论里看到了“必然真理”，并且在这一必然真理里启示了“永恒理念”。毫无疑问，这样一来理性得到了完全满足。然而，这样在理性面前得到证明的宗教还遗留下什么？毫无疑问，黑格尔以及追随他的人把“绝对宗教”的内容归结为上帝和人的本质的统一体后，都变成了“知道善恶的人”，就象用禁树之果引诱亚当的引诱者许诺亚当一样——也就是在创世主身上，发现了 he 本身也有的本质。但是，我们为什么求助宗教。是为了获得知识吗？别林斯基得到了有关偶然性、折磨等一切牺牲品的“解释”。不过，难道知识会关心这些解释？难道知识能够恩赐这一解释？反之，知

道善恶者，尤其是懂得上帝和人的本质的统一体的真理之知道善恶者确实知道，别林斯基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东西，要求不可能就意味着发现痴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哪里开始了不可能的领域，哪里就是人的追求应当终止的地方，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表达，那儿就是精神的一切利益终结的地方。

这就是在黑格尔学说哺育下的克尔凯郭尔。他在青年时代崇拜黑格尔，并与黑格尔以精神利益的名义召唤人们从自己身上抖掉的那种现实性相冲突，后来，他突然感受到，在伟大导师的哲学里隐匿着变节的、致命的谎言和可怕的诱惑。他认识到这个哲学是《圣经》之蛇的“*eritis scientes*”（你将知道善恶）：呼吁用无所畏惧的、对自由的、活龙活现的创世主的信仰来换取俯首听命——这凌驾于主宰一切、不可改变然而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真理之上。他离开了为大家所赞颂的著名思想家、伟大的学者，走向，并不是走向，而是象奔向自己的唯一救星一样，奔向“特殊思想家”，奔向《圣经》中的约伯。从约伯，他又走向亚伯拉罕，不是走向有知识的人的导师亚里士多德，而是走向在《圣经》称之为信仰之父的那个人。为了亚伯拉罕，他甚至抛弃了苏格拉底本人。因为，苏格拉底也是知道善恶者，多神教早在《圣经》传入欧洲五世纪之前，通过 *γνωθι σεαυτον*（认识你自己）给他启示了，关于上帝与人的本质统一体的真理。苏格拉底知道，上帝和人一样，不是万能的，什么是可能和不可能并非由上帝所决定，而是由上帝也屈服的（就象人一样）永恒规律所决定因此，上帝对现实是无权支配的。“在感觉世界里不可能使曾经存在过的事物成为虚无，这只能在精神上、在内心中能做到。”黑格尔是这样说的。

这一真理当然并不是在《圣经》里给他启示——那儿三番五次固执地一再重复,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在那儿,甚至连支配尘世存在的权力也恩赐给人——“假如您有了哪怕是芥粒大小的信仰,那末您将无所不能。”但是,精神哲学不听从这些话,也不想去听。它们使之愤怒:我们还记得,奇迹是对精神的暴力。但是,要知道一切“奇迹”的源泉——就是信仰,而且是敢于不求理性证明,也不求任何证明的信仰,它把尘世的一切都传到自己的法庭上。信仰超乎知识之上,它在知识的彼岸。圣徒解释道,当亚伯拉罕走入乐土福地时,他是漫无目的地走来的。他不需要有知识,他住在乐土之上:他所到之处——是因为他已到了——就是乐土福地。对于精神哲学来说,这种信仰是不存在的。对于精神哲学,信仰只是不完善的知识,是信贷中的知识,只有当它得到理性的承认后,它才能是真实的。任何人也无权与理性和理性真理进行争辨,并且也无力与之斗争。理性真理就是永恒真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和掌握它们。因此,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就是斯宾诺莎的“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的一种意译。在永恒真理面前,牲畜和创世主一样要服从。思辨哲学无论如何也不会交出这一原理,并且还会全力捍卫它。ГНОЗЛИС就是知识对于思辨哲学来说,理解比永恒的拯救更宝贵,不仅如此——思辨哲学在ГНОЗЛИС里寻求永恒的拯救。因此,斯宾诺莎百折不挠地郑重宣告: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正如克尔凯郭尔在黑格尔的“合理的现实性”里摸索到的那样,这里他也看到了某种神秘莫测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在知识和堕落之间有一种如此难以理解并由《圣经》故事确立

的联系。要知道,《圣经》没有否定和禁止本来意义上的知识。恰恰相反,《圣经》里说的是,人有使命去称谓一切事物,然而正是人却不愿这样做,不想满足于赋予上帝所创造的事物以名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初版里绝妙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经验为我们表明了存在着什么,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存在必然应当如此存在(正如它存在着的那样,而不是另一番模样)。因此,经验不会赋予我们真理的普遍性和渴求这种知识的理性,与其说满足于经验,不如说因此烦躁。”理性渴求让人处于必然性的支配之下,并且《圣经》里所讲叙的创世的自由行动,不仅不会使它满足,而且还会使它激怒,恐慌和惊骇。它与其信赖自己的创世主,不如宁愿让自己受必然性与其永恒普遍性和不可改变的原则所支配。我们的受引诱者诱惑或迷惑的始祖就是这样,我们也仍是这样,人类思想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也仍是这样。二千年以前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都不可遏止地渴求让自己和人类处在必然性的支配之下,并且甚至也不怀疑,这是最大的堕落,他们视 ΓΗΘΣΙΛΙΣ 为灵魂的拯救,而不是灭亡。

克尔凯郭尔也读过古典著作,并在青年时期就是黑格尔的热情崇拜者。只有当他遵循命运的支配,感到自己完全处于他的理性如此渴求的那种必然性支配之下时,他才理解了《圣经》有关人类堕落故事的深奥和使人类震惊的意义。我们用决定动物对创世主的关系,标志着毫无限制的自由和无限可能性的信仰来换取知识,换取对僵死和正在僵死的永恒原则的奴隶般的依赖。可以发明更可怕、更致命的堕落吗?克尔凯郭尔那时业已感到,哲学的基础不是象希腊人教诲的那样是惊奇,而是绝望:“de profundjs ad te, Domjne clamavi”



(当你涌现时,主呵,我大声呼喊。)他还感到,在“特殊思想家”约伯那里,可以发现连著名哲学家和教授都不曾想到的东西。与斯宾诺莎以及在斯宾诺莎之前和之后于哲学中寻求“理解”(in-telligere),并使人类理性成为审判创世主的法官的那些人相反,约伯对我们言传身教:为了理解真理,应该不把“lugere et detestari”(“悲哀与诅咒)从自身驱逐,也不禁止它们,而是从它们出发。知识就是准备把自明的东西作为真理,也就是堕落之后我们“睁开的”双眼所看到的東西。(斯宾诺莎把这称为“oculj mentis”(聪慧的视觉)黑格尔则称之为“精神”的视觉)知识不可避免地把人引向死亡。先知说:“遵守教规者以信仰为生”,使徒也不断重复这句话。“一切非仰信皆有罪”——我们只有用这句话抵御“你们将知道善恶”这句话的诱惑,它迷惑了第一个人,也支配着我们所有的人。“lugere et detestari”(“悲哀与诅咒”)被思辨哲学所否弃,而约伯又给哭泣和呼求原来的权力,需要判断真伪时充当法官的权力。“人的怯懦不可能忍受疯狂和死亡给我们讲过的故事。”人们逃避着生活的恐惧,并且满足于精神哲学的“慰藉”。克尔凯郭尔继续说:“不过约伯不可动摇地证明自己世界观的博大,他把这一不可动摇与道德的诡计和狡诈的攻击相对立(也就是精神哲学:约伯的朋友们对他所说的同后来黑格尔在《精神哲学》里所宣布的一样)。还说:“约伯的伟大在于,不能用虚伪的诺言(仍是那精神哲学)来缓解,并且窒息他的热情。”最后,他还说:“约伯非常幸福,他有的一切都回归于他,这就名之为重复。重复是什么时候来到?用人类语言不能表达这一点:只有当所有人可以意料到的显明性和可能性都在表明不可能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记道:“只有达到绝望的恐惧,才会发展人